論語旁證

論語集注旁證卷之五

閩長樂梁章鉅撰

公冶長第五凡二十七章　注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胡氏以爲疑多子貢之徒所記耳　皇疏此篇明時無賢君賢人獲罪按此只說得公冶長一節耳故集注統論之惟胡氏以爲疑多子貢之徒所記則未見確據耳　釋文作二十九章

子謂公冶長章

子謂公冶長　注　孔子弟子　又　長之爲人無所考　孔注公冶長弟子魯人也姓公冶名長集注從之按注言名長而邢疏乃作治長皇疏則公冶與治長錯出又引范甯云名芝字子長家語弟子篇云公冶長魯人字子長爲人能忍恥故孔子以

女妻之又按史記弟子傳云公冶長齊人而此云魯人用家
語爲說也邢疏又云冶長解禽語故繫之縲紲以其不經今
不取也按邢疏詳載因解禽語繫獄事邢疏已以爲不經故
集注亦不取之而長之爲魯人齊人自古亦無定說故集注
直云長之爲人無所考也

雖在縲絏之中　皇本絏作紲按字本作紲唐人避太宗諱改
作絏故釋文云紲今作絏

子謂南容章

注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縚又名适字子容孟懿子之兄也
　王注南容弟子南宮縚魯人也字子容邢疏此家語弟子
篇文按史記弟子傳云南宮适字子容鄭注檀弓云南宮縚
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以昭七年左氏傳云孟僖子屬說與何

忌於夫子以事仲尼以南宮爲氏故世本云中孫貜生南容縚是也然則名縚名适又名閱字子容氏南宮本孟氏之後也凡此皆集注所本也　毛氏奇齡曰容與南宮縚似一人家語以三復白圭爲南宮縚之行而檀弓以縚妻爲孔子兄女孔子因其姑之喪而爲之誨髽此與三復白圭妻孔氏女事相合或是一人若南宮适不知何人或誤認作容而史記索隱並謂容即敬叔皆非敬叔本公族與家語及王肅論語注稱容爲魯人者大別即曾受僖子命與其兄懿子學禮孔子然並不在弟子之列史記家語所載弟子祗容一人向使容即敬叔則未有載敬叔不載懿子者至縚妻姑喪孔子誨兄女髽法若是敬叔則此姑者孟僖子妻也其喪在孟氏或廟或寢夫子亦安得誨之況世族喪服自有儀法不須誨也

其史記家語各載敬叔從孔子適周見金人緘口事亦與管無涉　又曰邦有道不廢二句則非敬叔無論敬叔是大夫即不然亦當以國卿作大夫之試此見有成法非廢不廢可虛揣也若刑戮則幾見得之公族二百四十年間有以不謹言致不免者而慮及此乎乎敬叔更不得爲懿子之兄昭十一年傳則言泉丘女先生懿子後生敬叔且不言敬叔氏南宮乎嫡長嗣爵必襲氏次得更之敬更氏者也兄孟而弟叔敬叔叔也

以其兄之子妻之　注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　皇疏昔時講說好評公冶南容德有優劣故妻有己女兄女之異侃謂二人無勝負以己女妻公冶以

兄女妻南容非謂權其輕重政是當其年相稱耳

子謂子賤章

哉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注 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

輔氏廣曰子賤爲單父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皆教子賤以治人之事則其能尊師取友以成其德可知矣 按此事具說苑[illegible]篇云孔子謂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是小民附矣猶未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有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是士附矣猶未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師之而稟度焉孔子曰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

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邑也　鄭氏汝諧曰釋者謂子賤之賢非得魯之君子薰染漸漬安取其爲君子夫舍其人之善而不稱乃歸於他人之漸染非埋人忠厚之言蓋子賤之爲人必沈厚簡默不衒人之知者自非魯多君子孰能取其爲君子也觀子賤之爲宰不下堂彈琴而化則其氣象可知使其生於他邦與謀臣說士混然而並處則子賤之賢亦無以自見於世矣

賜也何如章

瑚璉也　注夏曰瑚商曰璉　說文槤瑚槤也徐鍇曰今俗作璉非按漢韓勑碑又作胡輦　包注夏曰瑚殷曰璉集注用之邪疏云明堂位說四代之器云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如記文則夏器名璉殷器名瑚而包咸鄭元等說此論語賈服

杜等注左傳皆云夏曰瑚殷曰璉或別有所據或相從而誤也　四庫全書總目云詹道傳四書纂箋從引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辨其與同復謂夏曰瑚商曰璉不於爾雅而今爾雅實無此文則道傳杜撰附會也

注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　包注瑚璉者黍稷器也鄭注同見明堂位正義　周氏柄中曰鄭注明堂位不言其制其注周禮舍人云方曰簠圓曰簋而三禮圖謂瑚受一升制度如簋而平下是瑚亦圓也璉受一升制度如簠而兌下是璉亦方也瑚璉本瓦器而飾以玉賈公彥謂亦以木爲之陸農師云四璉黍稷稻粱六瑚黍稷稻粱麥苽然則注云盛黍稷亦舉其重者言之耳

雍也仁而不佞章

雍也仁而不佞　注佞口才也　邢疏佞口才也言雖身有仁德而口無才辯或人嫌其德未備也　阮先生曰虞夏書無佞字祇有壬字任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亦難任人是也故爾雅曰允任壬佞也至商周之間始有仁佞二字佞从仁更在仁字之後此二字皆非古籀所从虞夏商書頌易卦爻辭皆無仁字仁字始見於周禮大司徒六德知仁聖義中和故佞與仁相近爲不甚相反周之初尚有用仁字以寄佞義者說文佞巧讇高材也从女仁聲巧是一義材又一義柔調又一義口給又一義見金縢曰予仁若考者言予旦之巧若文王也巧義即寓仁佞以仁得聲而義隨之故仁可爲佞借也古者事鬼神當用佞金縢之以佞爲美借仁代佞者因事鬼神也故論語論祝鮀之佞治宗廟即金縢仁巧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之義也所以金縢借仁代佞可

省女字也後世佞字全乘高材仁巧之美義而盡用口謂口給之惡義遂不敢如史記以巧佞厲之巳公突且古人每謙言不佞者皆謙不高材不仁巧也若佞全是惡豈古人皆以口謂口給之小人待人而自居於不口謂不口給之君子乎或人疑仲弓之仁而不佞可見仁佞尚欲相兼孔子不知其仁始言佞異於仁耳按邢疏亦云左傳云寡人不佞服虔云佞才也不才者自謙之辭也佞是口才捷利之名本非善惡之稱但為佞有善惡耳為善捷敏是善佞祝鮀是也為惡捷敏是惡佞即遠佞人是也但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言之雖多情或不信故云焉用佞耳

不知其仁焉用佞　皇本仁下佞下並有也字

子使漆雕開仕章

子使漆雕開仕 注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 孔注漆雕姓開名按史記弟子傳漆雕開字子開今集注作字子若本家語也 閻氏若璩曰讀漢藝文志孔子弟子漆雕啓則知史刻傳漆雕開本啓字避景帝諱也一部論語敘事及門人無直稱其名者惟開於有若對君之辭憲問恥疑憲所記南宮适或曰本名縚陳亢前後皆稱子禽獨曰子使漆雕開仕則開爲其字復何疑蓋自孔安國注以開爲名流俗本家語又云字子若而集注遂因之耳 毛氏奇齡曰或疑孔子焉能使開仕但可以仕耳此虛辭也曰不然但可仕則當如仲弓可使南面明者可字是文無有但且當實有可仕若虛使之是教之術且干進矣此實使仕也使字與子路使子羔爲費宰文例並同蓋夫子爲司寇門人多使仕者其最著者則原

思子羔冉有季路樊遲子貢公西華是也若子游仕武城子夏仕莒父子賤仕單父仲弓仕季氏宰未知爲夫子所使與否至於漆雕開之使仕而不仕與閔子騫之使仕而不仕則皆在此時雖子騫之力辭費宰然仍爲夫子宰與子開之始終不仕稍不同然要其使仕則一耳

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注 斯指此理而言 家語弟子解云漆雕開習尙書不樂仕進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時將過子若報其書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焉 按皇疏於未能信有二說皆與集注異一引范甯云開知其學未習究治道以此爲政不能使民信已一引張憑云君不信臣則無以授任臣不信君則無以委質言時君未能信則不可仕也然深味吾斯二字則民信君信均與口氣不符故集注皆背之

道不行章

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　皇本于作於由下有也字　翟氏灝曰此經例用於字惟爲政篇而志于學及此兩于字變體作于恐傳寫者偶亂耳

子路聞之喜　注喜夫子之與已　孔注喜與已俱行按俱行意者相故集注但云與已

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注材與哉同古字借用　釋文云一讀過字絕句材才哉三音鄭注無所取材者言無所取桴材也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耳一曰子路聞孔子言便喜不復顧望故孔子歎其勇曰過我無所取哉言惟取於已也古字材哉同耳按惟取於已語意未明邢疏衍作惟取於已無所取於他人哉亦無味蘇氏轍論語拾遺如鄭氏前說惟桴

子遺書云材與裁同集注因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注鄭玄曰適用曰材蓋即程子之意欒肇晉人即撰論語駁者此殆其遺說而程朱皆隱據之歟　四庫全書提要云桴材殊非事理即牛刀之戲何至於斯朱子訓材爲裁蓋本韋昭國語注未爲無據也　皇疏又載一說云孔子聖言我道之不行如乘小桴入於巨海終無濟理非唯我獨如此凡門徒從我者道皆不行亦並由我故也子路聞言便謂由共其名故喜孔子不欲斥其不解微旨故微戲曰汝好勇過我我無所更取桴材也按此說特新而近鑿姑錄之　崔氏述曰桴即方也何可浮海此正狀道不行實在處海以喻滔滔皆是桴即欲濟無舟據意言道之不行如乘桴浮於海然所託者小而所期者大鮮有不疑且阻者皇皇獨有一我誰與相從其

惟由之忠信明決能之乎此亦惟我與爾有是夫之意故子路聞之喜喜其得爲聖人行道之與也而子嘉其好勇止以力行任道之誠能出入於死生患難之中而不餒曰過我者深許之也又曰無所取材則就前作轉語言我誠汲汲於行無如絕少可乘之具無論其大車桴亦無從假手其若之何蓋重歎其不得尺寸之柄而用之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章

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 注 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爲賦 釋文云賦孔云兵賦鄭云軍賦梁武帝云魯論作傅邢疏隱四年左傳云敝邑以賦與陳蔡從服虔云賦兵也以田賦出兵故謂之兵賦此集注所本也邢疏又云其賦法依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六十四

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是也

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　注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　孔注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大夫百乘邢疏大學百乘之家鄭注云采地一同之廣輪也此云千乘之邑百乘之家者謂卿大夫采邑地有一同民有千家者也左傳曰惟卿備百邑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故知百乘之家地一同也

赤也束帶立於朝　程氏大中曰古人無事則緩帶有事則束帶說字云在腰為腰帶在胸為束帶腰帶低緩束帶高緊公西華束帶立朝蓋當有事之際倉卒立談可以服強鄰卽折衝樽俎之間意泛作禮服解非

女與回也孰愈章

回也聞一以知十　釋文云聞本或作問字非

吾與女弗如也　釋文云爾本作女音汝按上文女與回也何作女則此何不應忽作爾

注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　邢疏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顏回亞聖故聞始知終子貢識淺故聞一纔知二

毛氏奇齡曰幼時聽塾師訓曰顏子聞一件知十件子貢聞一件知兩件暢易明白故世說載廣陵徐淑以年少舉孝廉尚書詰之曰昔顏子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以幾與十對正見十是多數非終之謂爾衡作顏子碑文有云知微知彰聞一覺十用合行藏與聖合契以微彰用合乘言旣非一事又何始末又曰有失名氏經辨云十巳包九二不及三故

相違也知曰即始見終則祇一事之始末也因此測彼則來
兩事之類推也信然則賜愈於回遠矣　按此皆毛氏好與
朱子爲難不知朱子之註實本邢疏同時已有論辨之者
趙氏順孫曰或疑始終只是一事彼此則是兩事如此則子
貢所知反似多於顏子愚謂子貢必待告往而後知來若顏
子無所不說則不待告往而來無不知矣胡氏泳曰十者數
之終以其究極之所至而言二者一之對以其彼此之相形
而言輔氏廣曰聞一知十不是聞一件限定知得十件只是
知得周徧始終無遺聞一知二亦不是聞一件知得二件只
是知得通達無所執泥知得周徧始終無遺故無所不說知
得通達無所執泥故告往知來也若如毛氏說乃眞成聞一
件限定知十件聞一件限定知二件矣且人雖至聰亦安有

明一件知得十件者不幾於癡人說夢哉

注與許也又故既然之又重許之　包注既然子貢不如復云吾與女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貢也　皇疏引顧歡云夫子嘉子貢有自見之明而無矜勉之貌故判之以弗如同之以吾與女言我與爾雖異而同言弗如能與聖師齊見所以爲慰假謂顧意是言我與爾俱則汝不如非言我亦不如也而秦道賓曰爾雅云與許也仲尼許子貢之不如也　翟氏灝日論衡問孔篇後漢書橋元傳注世說注引鄭元別傳並作吾與汝俱不如皆依包注惟集注以與訓許則據義疏中秦道賓之說也　何氏治運箋書云或問於余曰如漢儒說則孔子果不如顏淵乎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此孔子之樂天知命也予在回何敢死此顏子之樂天知命也

顏子未五十而知天命孔子之不如一也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顏子未六十而耳順孔子之不如二也顏子之未達一間者從心所欲不踰矩耳使天假以年則入聖域而優矣有聖者爲之依歸此孔子所以不如顏子也人固不可無年此顏子所以不如孔子也

宰予晝寢章

宰予晝寢 注 晝寢謂當晝而寢 釋文云予羊汝反或音徐則宰我之名古本讀上聲 皇疏宰予惰學而晝眠集注同之嶰李箴解云晝當爲畫字之誤也舊文作畫字按李氏匡乂資暇錄云寢梁武帝讀爲寢室之寢晝作胡卦反言其繪畫寢室故夫子歎之按周氏密齊東野語云嘗見侯白所注論

語謂晝當作畫係白隋人也然則此說不始於韓公矣今人喜其說之新且以爲與不可雕不可杇有關會其義殊鑿也言斷不如是之穿巧也至王氏楙野客叢書又云晝當爲外宰我晝居於內故夫子譏之據此則當云晝居寢不得云晝寢矣　皇疏引珊琳公云宰予見時後學之徒將有懈廢之心故假晝寢以發夫子切磋之教又引范甯云時無師徒共明勸誘之教故託夫弊跡以爲發起也　邢疏亦云宰我處四科而夫子深責者託之以設教宰我非實惰學之人也

不可杇也　皇本杇本或作朽阮先生曰史記弟子傳漢書董仲舒傳俱作圬蓋論語古本作圬說文杇所以塗也杇當是正字圬乃杇之假借耳

子曰　注　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　王氏若

盧曰以語法觀之其爲行亦無疑

於予與改是 注 宰予能言而行不逮 邢疏宰予嘗謂夫子言已勤學今乃晝寢是言與行違按此事無所攷故集注不取

輔氏廣曰宰予以言語稱於聖門而孟子亦以爲善爲說辭然論喪則欲其短論仁則病其愚對社則失其義問五帝德則夫子以爲非其人至此又重警之則能言而行不逮可見矣 大戴禮五帝德篇孔子曰吾欲以顏色取人於滅明邪改之吾欲以言語取人於予邪改之

吾未見剛者章

申棖 注 弟子姓名 邢疏鄭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 王氏應麟曰後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潔無申棠之欲是以棖爲棠也洪氏頤煊曰棠棖聲相

近蓋一人

棖也慾焉得剛　四庫全書總目云桑調元論語說詮剛集注未盡之義如謂人知有慾不剛而不知無慾尙非剛也頗爲細密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章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　馬注加陵也

吾亦欲無加諸人　七經考文補遺云古本人下有也字

賜也非爾所及也　孔注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己邢疏夫子言使人不加非義於己亦爲難事故曰此事非汝所能及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己也按子貢用意全在下句難事亦全在下句如注疏說只顧得上一句忘卻下一句矣惟皇疏云言不招人以非理見加又不以非理加人此理深

遠非汝分之所能及似合語氣集注同之

夫子之文章章

夫子之文章注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何晏
章明也文釆形質著見可以耳目循邢疏言夫子之述作威
儀禮法有文釆形質著明可以耳聽目視依循學習集注意
與之同　眞氏德秀四書集編云所謂文章者非止於言語
詞章而已聖人盛德蘊於中而輝光發於外如威儀之中度
語言之當理皆文章也至於二字之義則五色錯而成文黑
白合而成章文者燦然有文之謂章者蔚然有章之謂章有
條也六經論語之言文章皆取其自然形見者後世始以筆
墨著述爲文與聖賢之所謂文者異矣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注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

之本體其實一理也　何解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
亨日新之道按此解性字義與朱子同解天道字則未確又
單舉元亨而遺利貞邢疏反復闡之其旨愈晦故集注不取
也　錢氏大昕曰經典言天道者皆以吉凶禍福言易天道
虧盈而益謙春秋傳天道多在西北天道遠人道邇昔非竈
史焉知天道竈焉知天道古文尚書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
道天道福善禍淫史記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皆此道也鄭康
成注論語云天道七政變道之占與易春秋義正同孫子云
聖人之於天道也亦謂吉凶陰陽之道聖人有所不知故曰
命也否則性與天道又何別焉一說性與天道猶言性與天
合也後漢書馮異傳臣伏自思惟以詔敕戰攻每輒如意時
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

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管輅別傳訥非性與天道何由背之
象而任胸心晉書紀瞻傳陛下性與天道循復從機神之史
籍唐書孫伏伽長孫無忌傳俱有性與天道之語此亦漢儒相承之說不知何平叔
何以俱不取也　張氏甄陶曰文章是威儀文辭一冊
及子之燕居子溫而厲此威儀也子所雅言子以四教此文
辭也雨化成德達材答問統在此無行不與之內淺者見淺
深者見深各有所得而去此可得而聞也性之說見於中庸
天道之說見於易繫夫子言之矣然此理在淵微須其人習
足以及之則語之爲有益否則啓疑輒信反荒其下學之功
故非其人則不告即得其人猶必待其時候既到而後語之
是以夫子之言至罕而學者之得聞爲甚稀故曰不可得而
聞也不可得不是秘而不宣亦不是聞而不悟人事未盡不

足以復性則不與之言性人欲未淨不足以見天則不與之言天道不輕傳於人正以鼓勵後學使之努力為受教之地也

不可得而聞也　皇本聞下有已矣二字按史記孔子世家漢書眭宏夏侯勝等傳又外戚傳注及顏師古匡謬正俗引此語句末俱有已矣二字錢曾讀書敏求記云此子貢傷嘆於不可得聞中故以已矣傳言外微旨二字似不可脫也阮先生曰此子貢歎學者不能盡人而皆得聞之非子貢亦不聞也又曰史記孔子世家作夫子之言天道與性命不可得而聞所以與今論語不同者非所見本有異此乃太史公傳眞孔安國之學以說論語加一命字更顯明也性字連命字為言更見性命即關乎天道此天道即孟子所說聖人之

於天道也即孔子五十所知之天命也天道非人所能逆知故曰不可得而聞

子路有聞章

未之能行　皇本無之字

惟恐有聞注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　孔注恐後有聞不得並行集注意與之同　韓氏愈五箴云內不足者急於人知沛然有餘厥聞四馳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誰與愈等此則以有聞作有聲聞解非正義也

注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爲弗及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陳氏天祥曰論語一書無非善言善行皆其門人所記何必更論及與不及哉況經中亦無門人自謂不及之意刪門人以下十字則無病矣按論語中皆記聖

賢言行而專記賢者善行者惟此一章故集注取范氏之說誠非無因陳氏亦失之未考耳

孔文子章

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 注 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 至 其爲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貢所以疑而問也 此見蘇氏論語拾遺中 朱子語錄云問孔文子孔姞事如此不好使彼而下學不恥下問濟得甚事而聖人取之何也曰古人謚法甚寬所謂節以壹惠言人只有一善亦取之節略而取其一善也 任氏啓運曰夫子稱其治賓客想他所學問必是那典章制度進退威儀

子謂子產章

注 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

朱子語錄云有章是一都一鄙各有規矩有服是衣冠服用各有等級高卑輔氏廣曰田有封洫謂封疆也洫溝也皆井有伍謂廬舍也九夫爲井使五家相保　金氏履祥曰都鄙如大都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各有尊卑也上下有服謂衣冠踰制賤而不敢服故云取我衣冠而褚之田有封洫者當時漸有壞井田者開阡陌相侵越兼并故使民封土爲疆通水爲洫以正疆界廬井有伍者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伍謂五家爲伍使之相結聯守望相助有罪奇袤則相及

晏平仲章

久而敬之　皇本作久而人敬之疏云此善交之一驗也凡人交易絶而平仲交久而人愈敬之也按如皇說則有人字句分

一義矣　張氏自烈曰或曰晏平仲於晉悅叔向於鄭悅子皮於吳悅季札於周交柏常騫於魯交處士蘇若於孔子處者八年悅孔子弟子曾子聘之仕曾子固辭於齊交大夫吳脩分不衆府金與北郭騷養母以至贖越石父爲上客此正夫子所謂善與人交在久而敬之之先者也晏子之言曰非君若進不道忠交友若合不道行不任於上則輕義不爲於友則好誹此邪人之行也非不盡禮行忠不正得祿不用則去而不議其交友也論身行義不爲若賊不同則疎而不誹此正士之行也由晏子此言推之其善交久敬亦可見矣

黃氏鶴谿曰迪邇言云交際之間其人實有可敬而我不知敬則失人其人本無可敬而我謬敬之則失己失人失己必貽後悔故必由淺漸深由疏漸親爲失戲久狎見眞知然後

用吾之敬自可免失人失己之患此其所以爲善也或問交主於敬如子所云交可不敬乎曰交所以用吾情敬所以行吾心試參閱弟子入則孝章汎愛交之謂也親仁敬之謂也敬行於久善交之謂也

臧文仲章

臧文仲居蔡 注 蔡大龜也 包注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爲名焉長尺有二寸居蔡僭也 漢書食貨志元龜爲蔡非四民所得居元龜長尺二寸公龜九寸侯龜七寸子男龜五寸顏師古注云蔡國出善龜故因名大龜爲蔡

山節藻梲 注 蓋爲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梲也 又張子曰山節藻梲爲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 釋文梲本又作棳翟氏灝曰說文訓木杖經典多借用爲梁上

短柱之棳　包注言其奢侈邢疏此是天子廟飾而文仲僭爲之故言其奢侈按注疏於居蔡言其僭於山節藻棁言其奢侈明是兩事禮器云諸侯以龜爲寶以圭爲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言有稱也又明堂位云山節藻棁複廟重檐天子之廟飾禮器又云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棁賢大夫也而難爲上矣然則居蔡山節藻棁皆同一僭不得偏以不知爲言朱子語錄云山節藻棁不見得其制度如何今夫子只譏其不知便未是僭所謂作虛器而已大夫不藏龜禮家乃引此說又云古說多道他僭若是僭則不止謂之不知便是不仁了今只說他不知便是只主不知而言故集注所以不用注疏也　金氏祖望曰臧文仲居蔡之說古注與朱注異近人多是古注然朱注究當從據獲人之說則居蔡是僭諸

侯之禮山節藻梲是僭天子宗廟之禮以飾其居如此則也是二不知不應概以作虛器罪之曰一不知也但臧孫居蔡非私僭也蓋世為魯國守蔡之大夫家語不云乎文仲一年而為一兆武仲一年而為二兆孺子一年而為三兆是世官也然則臧孫居蔡何僭之有昔武王以封父之繁弱封伯禽繁弱弓也或以為龜蔡之別名其說見陸農師之注則當位則是蔡一名僂句又一名繁弱其所由來遠矣故武仲奔防納蔡求後以其為國寶也則以大夫不藏龜之罪加臧孫恐其笑人不讀左傳與家語也乃若山節藻梲實係天子之廟飾管仲僭用以飾其居雜記諸篇載之不一而足而臧未必然者蓋藏門反坫鏤簋朱紘出自爽者之汰侈不足為怪而臧孫則偷人也天下豈有以天子之廟飾自居而使妾織蒲

於其中者蓋亦不相稱之甚矣吾故知其必無此也然則山節藻梲將何施曰施之於居蔡也所謂媚神以邀福也是固橫渠先生之論而朱子采之也　周氏柄中曰陳琳悼龜賦云山節藻梲旣楷且盥則遐安以前已有作此解者

注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卽此事也　此見文公二年傳杜注謂居蔡山節藻梲也故集注因之邢疏亦云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則亦隱含藏龜之室意矣

令尹子文章

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　三仕三已注疏及集注並無考金氏履祥曰莊公三十年楚鬭穀於菟爲令尹至僖公二十三年子玉爲令尹二十八年子玉死蔿呂臣爲令尹三十三年子上爲令尹其後傳又曰令尹子文卒

闕般爲令尹則是傳政子玉之後子文又終爲令尹也三仕
三已別無可攷豈子玉呂臣子上之間子文以大宰執政而
代之歟　荀子　篇云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愈卑莊
子田子方篇云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
三去之而無憂色子之用心獨奈何又呂氏春秋特君覽云
孫叔敖三爲令尹而不喜三去令尹而不憂　按此皆以三
仕三已爲孫叔敖事或遂因此反疑論語之誤其攻之最力
者莫如張自烈之四書大全辨其詞曰子文之爲令尹距孔
子生時已百二十年崔子弒齊莊公陳文子爲大夫時孔子
生四歲耳子張復少孔子四十八歲去陳文子已遼越況令
尹子文哉子張援拾往事以質於夫子夫子因問而答據其
事而謂之忠清皆曰未知焉得仁蓋謂其事未之前聞未之

知也焉得論其仁不仁也按左傳莊公三十年鬭穀於菟爲令尹至僖公二十三年子文以子玉伐陳之功使爲令尹二十八年子玉死蔿呂臣爲令尹三十三年子上爲令尹未聞子文之三仕三已也且其使子玉爲令尹也大夫曰子若國何子文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明不獲已而使子玉爲令尹子文不聞告新令尹之政子玉亦必不能聽舊令尹之政也又按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弑莊公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閭邱嬰申鮮虞奔魯不聞陳文子須無之出奔也二十七年宋向戌請弭諸侯之兵文子請許之慶封陳須無皆至何嘗去弑君不二年崔子尚相齊文子固仍在齊爲大政也二十八年文子告慶封勸齊侯朝於晉無歲不與崔慶同朝不聞文子去之他邦又一邦陳

文子卒其子無宇用事至其孫乞厚施於國至恆遂弑簡公然則陳氏之子孫亦猶大夫崔子也按莊子有吾聞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子之用心獨奈何太史公傳孫叔敖亦云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已之罪也然則此實孫叔敖事與文子年代不甚遠而子張因之傳疑也左傳崔氏之亂申鮮虞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納之遂奔魯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爲右尹此申鮮虞適之他邦又之一邦事與文子同事姓名易譌而子張復因之傳疑也二大夫事蹟於魯之春秋無一焉夫子安從知之而安從論之故爲此存不論不議之辭而亦不置一譏貶他日告子張曰多聞

闕疑蓋有以也　翟氏灝曰史記循吏傳亦取莊子及呂氏春秋說以三仕三已屬之孫叔敖考孫叔敖之爲令尹在楚莊十六年其後七年莊王卽卒孫叔敖死莊王前安得有三仕三已事楚鬬且廷云昔鬬子文三舍令尹語著於春秋外傳鬬且廷與孔子同時與子文同國其語亦不較莊呂爲可信乎　毛氏奇齡曰孫叔敖三仕三舍事皆寄于莊子皆有之此皆莊之謬不得以疑論語也孫叔敖與海濱本期思之鄙人並非公族舍卽去此耳焉有至再至三之事且鬬子文仕楚約三十年而叔敖以宣十二年始爲令尹不數年而楚莊死然且叔敖之死先於楚莊史記稱叔敖死數年莊王用優孟言始予其子以寢邱之地是也是叔敖之仕裁一二年耳以一二年而三仕三已則終朝三褫立朝所羞夫子不得而

稱之矣且子文非無據也國語鬬且廷曰昔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身之積恤民之故也是子文實有三巳事此其明文況且廷又曰子文受祿必逃之而後反之此皆讓爵讓祿之實行觀其後忽舉子玉以自代雖所舉不當然其退讓之意則概可睹也況以子家之妄言而反疑論語與春秋外傳無是理也

必以告新令尹何如　皇本如下有也字

未知焉得仁　釋文云知如字鄭音智下同　漢書古今人表引此語顏師古注云言智者雖能利物猶不及仁者所濟遠也論衡問孔篇說此章云智與仁不相干也有不智之性何妨爲仁之行子文智蔽於子玉其仁何毀亦謂知爲智中論智行篇云或曰仲尼言未知焉得仁乃高仁邪對曰仲尼此

亦有所激然非專小智之謂也亦謂知爲智按皇本疏載李充曰子玉之敗子文之舉舉以敗國不可爲智也陳文子所之無可躁稱其亂不如甯子之能愚蘧生之可卷亦未可爲智也李讀爲未智不勝孔爲未知也是此說巳爲注疏所不取故集注同之

崔子弒齊君　釋文云魯讀崔爲高今從古弒本又作殺同惠氏棟曰王充論衡言仕宦爲吏亦得高官將相長吏猶吉大夫高子也安能別之蓋川魯論語之言

違之之一邦　皇本作違之之至他邦蓋衍一之字也　劉氏灝曰杜預左傳注曰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弒齊君是時陳文子出奔二十六年不經見至二十七年文子在齊有弭兵之說則文子自出奔復反於齊凡二年

季文子章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 注三去聲 釋文云三息暫反又如字集注從前音然下文明出再字則三應如字讀也

再斯可矣 皇本作再思斯可矣三國志諸葛恪傳引作再思可矣唐石經斯作思 程氏同文衞齋雜著云文子生平專爲培植家門弁髦公室得政之速大夫實自文子始其所爲三思者皆不利於魯國之事故夫子諷之欲人但計是非不計利害也按此說似不可易方見得聖人言行關係所謂定哀之間多微辭也皇疏云時人稱季文子名過其實故孔子矯之非稱美之談也蓋獨觀其深矣

注若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 此左傳文六年事杜注所謂文子三思故邢疏引之而集注同之也

甯武子章

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鄭氏汝諧曰智而用智智者能之智而用愚非智也幾於道也成公無道之君武子事之而不去而又與之周旋於患難之中武子之愚固非尸位避事而竊君之祿也亦非急君徇身而輕去其國也想其深見遠識行之以無事處之以沈晦雖仕無道之邦亦可以自免後世竊此說而爲身謀者非甯武子之愚也　陳氏天祥曰甯成公之過愚不多見也惟有信讒殺元咺子角之事既而以叔武尸枕其股而哭之立使追殺歂犬則是知已之過能自改悔未可直以爲昏虐無道之君也至於失國出居於外由其不假道於晉晉以私忿必欲置之於死至使醫衍酖之則無道在晉不在成公武子當此之際自無棄而去之之理居

旋其閒盡心竭力不避艱險以濟其君此正武子所當爲者今反謂其爲愚果其爲佯愚也則有盡心竭力之勤若謂其爲眞愚也復有保身濟君之美此誠不可曉也邦無道則愚蓋與邦無道言孫邦無道卷而懷之之意同與武子行事中必有所指能自韜晦之事故歎其人所不能及也解文公賦湛露彤弓武子佯爲不知此亦自晦之一事杜預以爲愚不可及正可相證

注 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 毛氏奇齡曰據春秋成公元年尚有武子之父甯莊子盟向一事至成三年而後武子盟宛濮周制世卿必父老子繼是文公朝武子未得爲大夫也從來世卿必父老子繼並無父子可同爲大夫者其或間授子以官則皆是國子之倅非大夫也周制已不可

者若從春秋傳按世爵相繼之法大抵當父在時必先定所繼名之曰立既父老父死而後繼之名之曰即位故有立而不即位者如季武子已立悼子而未即位而死則季平子繼之是也有不立而即位者如孟莊子死未經立秩而羯忽即位即繼之孟孝伯是也若父未老死則立亦尚有未定者何況即位但世爵諸子當父在時亦有散仕為倅者倅者貳也周禮掌國子之倅是也亦作卒燕義稱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是也大意世爵之子可使副貳其父貳為私家之數官而得貳者名為倅不得貳者名為游倅為散倅因之有公在而策書偶見其子名者如鄭子國侵蔡而其子子產[illegible]論之然而終非從政終不許其議國事何則非大夫也嘗[illegible]衛公族莊子武子又世爵世貳國政嘗有莊子未老武子[illegible]

卽位者亦豈有世爵之子出爲國卿而策書不書其名者耶卽爲國卿非從政大夫不預國事安所見其愚與智也按此說甚辨惟閻氏若璩曰陸稼書謂春秋父子並時在朝者甚多只當依注然亦未有事以指實之余則請實以事如鄢陵之戰欒書將中軍適子黶如晉乞師次子鍼爲厲公車右故皆大夫也佐中軍者父士燮爲公族大夫者其子匄將下軍者父韓厥爲公族大夫者其子無忌季孫宿執政爲司徒適子紇雖蚤卒猶得諡曰悼子以大夫故庶子彌出爲公之左宰皆並時復何疑於甯氏父子乎蓋文公末年武子已歷仕大夫値衛無事故曰有道則知成公三年武子繼父正卿備歷艱險故曰則愚集注以有道屬文無道屬成先文後成其次第固不紊矣

子在陳曰章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　史記孔子世家魯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在陳季康子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

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 注 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　釋文云狂簡絕句鄭讀至小子絕句孔注簡大也進取於大道妄作穿鑿以成文章按此解似迂曲故集注不從　焦氏循曰孔注言妄作穿鑿以成文章蓋讀斐爲匪匪猶非也下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注引包曰時人有穿鑿妄作篇籍者以此解不知而作則所謂斐然成章者按此解亦鑿不如集注爲近

不知所以裁之　皇本之下有也字

注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為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　陳氏天祥曰狂士雖不得中然聖人與斯亦可與適於道雅欲與傳道後世則未可也夫子欲成就後學傳道來茲何用思其狂士乎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此本孟子答萬章之語集注變其文用之耳然萬章所問本無斐然成章二語止以孔子思狂士為問孟子乃是就其所問以答之萬章之問與此經文不同孟子之答亦不可施之於此彼是因不得中行而思狂狷此却是抑制狂者不令妄有述作之意非思之也

伯夷叔齊章

伯夷叔齊　注孤竹君之二子　邢疏按春秋少陽篇呂氏係孫伯夷

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謚叔齊名智集解作致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謚也　皇疏孤竹之國是殷湯正月三月丙寅日所封相傳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

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注　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卽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　邢疏不念舊時之惡而欲報復故希爲人所怨恨按此說以念舊惡爲報復與集注不同其實念舊惡只當作惡惡解　黃氏幹曰君子之於人苟非大不平者自不應有所怨若以爲己怨用希則是夷齊胸中常有憤懣之意何足以爲夷齊哉故集注以人怨爲是　大戴禮衞將軍文子篇引子曰不克不忌不念舊惡蓋伯夷叔齊之行也

注　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淸者之量　張氏甄陶曰此不是說夷齊量大是說夷齊心公惡惡是天理上事非與吾有私仇怨

也惡既舊則人新矣又何惡焉

孰謂微生高直章

注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　鮑彪戰國策注尾生亦見燕策蘇代言其名為高蓋即論語微生高翟氏灝曰莊子盜跖篇注漢書古今人表注俱云尾生即微生高微尾字以音轉通借

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釋文云醯亦作醯五經文字云作醯者俗七經考文補遺云古本或下有人字

注譏其曲意徇物掠美市恩不得為直也　輔氏廣曰己所無有不以實告乃乞鄰以與是為曲意徇物其與之也不告以所從得是為掠美市恩按經但云乞諸其鄰而與之何以知其不告所從得輔氏此說未免深文　張氏敦〓曰此是論

直非論施惠於人若是濟人利物之事如有人槁饑待斃我自顧蕭然無有卽使貸監河侯之粟以濟之何嘗不可必曰我以直聞安得爲汝計則借父面目矣醯非人必不可少之物有則與之無則辭之沾沾作此態平日之得直名者可知矣此言存直道非攻微生高也

巧言令色足恭章

子曰巧言令色　釋文云一本有子曰字恐非是舊本無子曰二字也

足恭注　足將樹反過也　釋文云足將樹反又如字集注用前音孔注足恭便辟貌則釋文後音也邢疏此讀足如字謂便習盤辟其足以爲恭也　翟氏灝曰曾子修身篇足恭而口聖君子弗與也以足恭口聖兩爲對偶禮表記又云君子不

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失足於人足恭也失色於人令色也失口於人巧言也三者亦並言則足當如字讀矣　按詩板無爲夸毗正義云夸毗者便辟其足前却爲恭書冏命巧言令色便辟孔傳云便辟足恭正義云前却俯仰以足爲恭也邢疏用此語論語友便辟馬融曰便辟巧避人所忌以求容媚者友善柔馬融曰面柔者也友便佞鄭康成曰便辨也謂佞而辨也然則便辟爲體柔善柔爲面柔便佞爲口柔體柔爲足恭面柔爲令色口柔爲巧言矣馬言巧避人所忌謂足容盤辟趨避進退善承人意也皆同孔說惟皇疏引繆協曰足恭者以恭足於人意而不合禮度曲媚於物也是足亦讀如字雖另一義與集注意可相通　邢疏載又一說云足成也謂巧言令色以成其恭則別無所謂矣

左丘明恥之　注　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　四書或問云或問左丘明非傳春秋者邪曰未可知也　啖趙陸氏辨之於纂例詳矣鄧名世著作名世考之氏姓書曰此人蓋左丘姓而明名傳春秋者乃左氏耳　孔注左丘明魯太史邪疏亦云魯太史受春秋經於仲尼者也　毛氏奇齡曰漢書藝文志左氏傳國語皆稱太史左丘明著司馬遷傳孔子因魯史記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而爲之傳又復纂異同爲國語而劉向劉歆桓譚班固皆言左丘明與孔子觀魯史而作春秋故且曰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孔子而公穀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侔也其曰好惡與聖人同則明指論語左丘明恥之諸句自唐人啖助趙匡陸德明輩不知何據乃曰論語所引丘明乃史佚遲任之類宋程伊川遂謂爲

古之聞人而朱氏用之亦遂分論語左傳爲兩人然實無明據且並未嘗言作左傳者非左丘明也　張氏甄陶曰先儒謂左氏浮夸易見是一人非此惡巧言之左丘明非也春秋只一斷爛朝報耳不虛美不隱惡直道行而亂臣賊子懼左傳是賴譬如朱子綱目盡夫其目只留其綱則世界無用之書何勸懲之有左傳所錄乃列國史官舊本先王格言大訓左丘明不尚功巧言如鑽如鄭伯使許叔居東偏晉使呂相絕秦之類左丘明亦不任過左氏之書正與孔子同心疾惡巧言耳或疑左傳載智伯瑤之事後春秋八十年以歲數計之應已一百四五十歲然子夏爲魏文侯師以年考之亦一百三四十歲長年是古人常事何足致疑乎

顏淵季路侍章

顏淵季路侍　閻氏若璩曰季路長顏淵二十一歲而先顏淵

者尚德也

願車馬衣輕裘　翟氏灝曰唐石經初刻本無輕字車馬衣裘

見管子小匡及外傳齊語是子路本用成語後人因雍也篇

衣輕裘誤加輕字甚誤　錢氏大昕曰北齊書唐邕傳顯祖

嘗解服青鼠皮裘賜邕云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敝之用

子路故事是古本無輕字一證也釋文於赤之適齊章音衣

爲于旣反而此衣字無音是陸本無輕字二證也邢疏車馬

衣裘共乘服而無所憾恨是皇本亦無輕字三證也[illegible]

論語說亦云車馬衣裘與賢友共敝蓋宋以前人衣皆不讀

去聲今注疏皇本正文俱有輕字則後人依通行本增入而

集注亦因之耳邢疏有衣裘以輕者爲美語亦與集注同

敝之而無憾　皇本敝作弊　白虎通綱紀篇引論語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張氏栻論語說亦云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與賢友共敝皆從願字至敝之爲句何氏焯讀書記云白虎通以共敝之爲句此即張子所本北史唐邕傳亦有與卿共敝語唐馬戴詩鹿裘共敝同爲客張文昌詩同袍還共敝蘇軾詩故人共敝亦常情不獨張子如此讀也武氏億曰如此讀則未敝之時已有共敝之意不待旣敝而無憾尤得先賢氣象也

願無伐善無施勞　注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　又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已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

孔注不自稱已之善不以勞事置施於人集注上句與之同下句以爲或說亦通趙氏順孫曰如前說則於勞字爲順

如後說則於施字爲近故集注兩存之　曾子立事篇云施其美而不伐也又云不陳人以其所能皆可與顏子之言相證　陳氏天祥曰伐善之善乃其伐巳所長之總稱今集注乃單稱善爲能旣言無伐善又言無伐功止是不伐之一事分而爲二顏子之志亦豈剏無可道耶或曰之說於理爲順但說得勞字事輕亦不見其志之遠大也蓋無施勞者不以勞苦之事施於民也夫勞民不恤乃古今之通患桀紂幽厲之事且置勿論近代如秦始皇隋煬帝勞民之事無所不至四民廢業人不聊生盜賊蜂起天下大亂皆由施勞於民之所致也顏子之言於世厚矣無伐善內以修巳也無施勞外以安民也成巳成物之道不偏廢也若兩句之意皆爲不伐其志止於成巳而無及物之道旣偏且隘不足以爲顏子之

志矣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注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交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　孔注懷歸也邢疏言已願老者安已事之以孝敬也朋友信已待之以不欺也少者歸已施之以恩惠也此即集注所引後說也　黃氏榦曰前說是作用後說是效驗後說與綏斯來動斯和意相類自是聖人地位前說却是物各付物有天地發生氣象況顏子子路皆是就作用上說故前說為勝

已矣乎章

注　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　輔氏廣曰口不言而心自咎者最是改過之機蓋悔過深切則誠意所著根深力固纔

說出來意思便消散了況明與人說我將改者乎其終於不
改也必矣

十室之邑章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 注 焉如字屬上句 邢疏云衛
瓘讀焉如虔切爲下句首言安不如我之好學也按朱子文
集答鄭昌縣學諸生云此注疏之讀恐不成文理故於集注
明著之 皇疏載又一說云十室中若有忠信如丘者則其
餘焉不如丘之好學也言今不好學不忠信耳故衛瓘因所
以忠信不如丘者由不能好學如丘耳若能好學則其忠信
可使如丘也 曾子立事篇云昔者禹見耕者五耦而式過
十室之邑則下爲秉德之士存焉

論語集注旁證卷之五終

論語集注旁證卷之六

閩長樂梁章鉅撰

雍也第六凡二十八章 注 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胡氏炳文曰此篇前有一半與上篇大意同而八佾論禮樂之事亦與爲政末相接大抵記聖人之言多以其類而卷袠之分特以竹簡之編既盡而止其篇目則聊舉其首二字以爲之別耳

雍也可使南面章

雍也可使南面 注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 包注言任諸侯可使治國政也皇邢疏並同 按易繫辭離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治天下蓋取諸此禮郊特牲君之南面而答陽也臣之北面而答君也注疏執定諸侯自不如集

注之蔽括　凌氏廷堪曰此南面指人君亦兼卿大夫士言
之非春秋之諸侯及後世之帝王也考少牢饋食禮爲祭則
主人門東南面宗人朝服北面又明日主人朝服即位於廟
門之外東方南面檀弓司寇惠子之喪文子退扶適子南面
而立此卿大夫之南面也士冠禮初加再加皆云出房南面
三加如加皮弁之儀賓醴冠者筵於戶西南面特牲饋食禮
夙興主人立於門外東方南面視側殺此士之南面也是有
地有爵者皆得南面稱尊而治人也後儒乃以南面爲帝王
之稱此與論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謂孔子各許三子以諸
侯之位者同一誤也　王氏引之曰南面有謂天子及諸侯
者有謂卿大夫者雍之可使南面謂可使爲卿大夫也大戴
禮子張問入官篇君子南面臨官史記樗里子傳請必言子

於衛君使子爲南面蓋卿大夫有臨民之權臨民者無不南面仲弓之德可以臨民論語摘輔像曰仲弓淑明淸理可以爲卿見思元賦注爲卿則南面臨民矣包注皇疏皆云可使爲諸侯故集注因之然身爲布衣安得僭擬於人君乎至說苑修文篇又以南面爲天子則更失聖言之意矣 荀子□[illegible]云聖人之得勢者舜禹是也聖人之不得勢者仲尼子弓是也楊倞注子弓仲弓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 注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爲疑卽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 王注伯子書傳無見焉邢疏子桑伯子當是一人故此注及下包氏皆惟言伯子而已鄭以左傳秦有公孫枝字子桑則以此爲秦大夫恐非 毛氏奇齡曰家語記桑戶不衣冠而處同人道於牛馬則蕩檢踰閑不止太簡矣

恐仲弓所引未必即較等及此章　翟氏灝曰莊子大宗師篇載子桑戸與琴張爲友說苑脩文篇載孔子見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故胡氏謂此伯子即戸以時論之誠是漢書人表次子桑於六國時不惟與論語迕而於莊子說苑諸書亦不合矣

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　釋文云行下孟反又如字下同集注無音且云所行又簡則從後音也　說苑修文篇引作居敬而行簡以道民不亦可乎

無乃大簡乎　注大音泰　釋文云大簡音泰按今注疏本亦有作太簡者

注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　詹氏道傳四書纂箋云家語無此文集注誤也同人道於牛馬

句亦非夫子所識　按說苑脩文篇云孔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大簡據此則不衣冠而處云云乃說苑之文同人道於牛馬一語則劉向之斷詞也

雍之言然　張氏甄陶曰此章只重辨簡不重論敬蓋敬是臨民不易定理不消重新張大其詞仲弓之所辨夫子之所許總爲此簡字字面如一來歷不同居敬之簡見識精明措務之爲急器量威重執要以御繁如是則民受和平安靜之福

務簡之簡得一遺二精神不能兼顧貪逸憚勞叢脞而不自知如是則民受其殆且卒略之弊此言不但判斷伯子人品清楚實天下後世南面者之圭臬也故夫子亟然之

哀公問弟子章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 皇本問下有曰字

不遷怒 注遷移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 何解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顏回任道怒不過分遷者移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按此與集注訓異詞費而義迂集注遷字直就人說可不煩言而解矣朱子語錄云顏子自無怒因物之可怒而怒又安得遷

不貳過 易繫辭孔子曰顏氏之子其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可爲此語的注邢疏亦引此而復引繫辭

伯注云云則反晦矣　黃氏道周貫神錄云怒之遷氣不能和也過之貳心不能剛也和與剛相濟乃可爲學氣之柔非和也和在平人之情卽怒也心之偏非剛也剛在克己之欲卽忠也忠立而後怒行遷怒亦過之一端也

不幸短命死矣注顏子三十二而卒也　臧氏庸拜經文集云家語七十弟子解載顏回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髮白三十一而死王肅注校其年則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然則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卒時孔子且七十矣是顏回先伯魚死也故有謂論語鯉也死爲設事之詞者按史記弟子列傳但云顏回蚤卒並不著卒之年歲家語三十一之文不知所本公羊哀十四年傳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史記孔子世家河不出

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夫曰天喪予曰天祝予曰吾道窮曰吾已矣夫是皆孔子將沒之年所言故公羊傳及史記皆連言之則顏子死必與獲麟子路死夫子死相後先夫子年七十一獲麟七十二子路死七十三夫子卒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則孔子七十顏子已四十也魯哀公季康子之問皆在哀十一年爲孔子六十八歲反魯之後時顏子新卒故聖人述之有餘痛焉若王肅說孔子六十一時顏子死則正在孔子自陳適蔡之年猶未反魯何緣有哀公康子之問且此時去困陳蔡首尾三載如六十一顏子已死孔子患從難諸賢何以首及顏子哉

今也則亡　釋文云本或無亡字則連下句讀

注　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　又　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才差失便能知之才知之便更不萌作　蔡氏模論語集疏云朱子謂怒於甲者不移於乙程子謂在物不在己朱子謂過於前者不復於後程子謂只是微有差失便能知更不萌作若不同矣然程子是就怒初發念初萌而直言之朱子是就怒已發念已萌而橫言之其理則一　必兼之方盡其義也

注　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　至　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　按此以下皆程子之言而朱子節錄之乃胡文定援爲國子監直講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伊川先生時方十八歲在太學作此論胡文定驚異之其全文在性理精義中

子華使於齊章

子華使於齊 注 使爲孔子使也 皇疏不知爲魯君之使爲孔子之使邢疏子華時仕魯爲魯使適於齊也 金氏履祥曰使齊是使齊君必夫子聞居時也閻氏若璩曰向疑子華使齊爲爲魯司寇時事旣考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當爲司寇時甫八歲應是自衛反魯後子華年將三十求仕季孫久已富而衆多耳 輔氏廣曰大夫無私交此未必爲大夫時事如孔子將之楚先之以子路申之以冉有又如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大夫雖無私交若此類則無害也 張氏自烈曰先是孔子在齊爲高昭子家臣至是通聞於昭子又孔子在齊與晏子處者八年迨夾谷會成晏子尋卒見史記 適使代弔故子華使齊也按此亦是想當然之事非有所據也

冉子爲其母請粟　全氏祖望曰或謂冉子即伯牛以尸子說孔門六侍曰節小物伯牛侍爲證然檀弓伯高之喪孔氏之者未至冉有攝束帛乘馬而將之亦足以爲是非之證則無以定其爲伯牛也論語自曾閔有三子外惟冉求稱子此大似是伯牛之證

注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　馬注六斗四升曰釜包注十六斗曰庾馬注十六斛曰秉五秉合爲八十斛邢疏昭三年左傳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杜注四豆爲區區十六升四區爲釜釜六斗四升是也又聘禮記云十斗曰斛十六斛曰籔十籔曰秉鄭注秉十六斛今江淮之閒量名有爲籔者今文籔爲逾是庾逾籔其數同故知然也按逾庾聲近假借字也　毛氏奇齡曰此

禮諸侯之使皆以聚十車列館門外據禮注每車一乘行五鍛鍛卽庭也是館庭之聚計十車有十五乘故冉有據此以三分之一與其家亦準聘禮而行之耳

原思爲之宰　注疏本以此另爲一章金氏履祥曰此與子華二事前後記不同時使齊是夫子攝相時爲宰則夫子爲魯司寇時也以爲之宰三字推之二事總必有上文爲其文當曰子在某子華使於齊子爲魯司寇原思爲之宰語意爲當

張氏爾岐曰閱百詩謂原思爲宰在先子華爲使在後今覆核其說則不然家語載原思少夫子三十六歲公西赤少四十二歲夫子爲司寇原思方十四歲恐未必卽能爲宰抵古書多附會年之相去皆未必眞必是夫子得政之時云爲宰服勞耳

出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 孔注九百九百斗也皇疏孔姚九百升爲少九百斛爲多故應是斗也

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注 五家爲鄰二十五家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 鄭注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邢疏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者地官遂人職文大司徒職云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故知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也 閻氏若璩曰朱子非不知五鄰爲里乃周禮遂人之文但欲與上下一例以家起數故易曰二十五家爲里此集注妙處至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亦即大司徒比 使之相保閭 使之相受黨使之相救鄉使之相賓義耳

子謂仲弓曰章

仲弓曰注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　程子伊川
說云此疑多曰字朱子語錄云此曰字留亦何害如子謂
顏淵曰吾見其進也不成是與顏淵說金氏履祥曰子謂仲
弓句絕與第九篇子謂顏淵句同按朱子答江德功曰此意
甚佳但不必以仲弓爲句絕據此則江氏先有分句之說而
朱子不取也

注

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　何解言父雖賤不害
於子之美皇疏當是　時爲仲弓父劣而不用仲弓故孔子
明言之邢疏亦有仲弓父賤人而行不善之語故集注因之
然此惟家語及史記有之閒參諸子無是說也　張氏甄陶
曰左傳所載列國卿大夫炳炳麟麟皆公族世家其自孤寒
中拔擧者少矣夫子旣告仲弓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他日

又更端語之曰爾爲學有取士之責凡鄉舉里選惟才是視勿拘於世類俾秀民之能爲士者仍囷於農犂牛之子此其義也若比其父爲牛夫子豈肯出此言仲弓豈能樂聞此言況仲弓並非不用之人此語又從何而來乎　惠氏士奇禮說云南齊志建武二年劉繪議語云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未詳山川合爲陰祀否若在陰祀則與牧人陰祀用黝牲之文乖矣（周禮地官牧人凡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鄭注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望祀五嶽四鎭四瀆也）何佟之云周禮以天地爲大祀四望爲次祀山川爲小祀自四望以上牲色各依其方者以其祀大宜從本也山川以下牲色不見者以其祀小從所尚也則禮論二說合爲一矣從之愚謂犂牛之子非犢而何體純騂而角繭栗此天牲以天牲而用之山川則

近於非禮故有勿用之疑然天下未有歆於上帝而吐於山川者故曰山川其舍諸此聖人立言之妙也說者據此以爲山川用騂牲誤矣何休云郊天牲主以角故知騂且角爲天牲淮南說山訓云𩬾屯犁牛𩬾古髡字既犐以犒犐無角犒無尾決鼻而羈生子而犧說者以爲仲弓父賤而行惡然犂說文作犂耕也犂牛爲耕牛司馬犂字子牛古以牛耦犂信矣𩬾屯犐犒醜牛之貌以爲犂牛皆然可乎且謂其子而訾其父君子弗爲也仲弓可使南面故舉天牲以況之春秋傳仍叔之子左傳曰弱也非天猶仍叔之子乃弱幼之辭然則犂牛之子爲贊信矣　劉氏台拱曰此章之指先儒皆失之惡氏謂山川不得用騂牲以其非禮故欲勿用此義非也又云天下未有歆於上帝而吐於山川者故曰山川其舍諸夫既非禮矣山川豈得享之此猶沿襲舊注人雖不用神必

不含之說來合語意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此用耕牛非所以待祭祀故欲勿用然有時公牛不足則耕牛之犢亦在所取周禮牟人職云若牧人無牲則授布於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遂人所謂野牲曲禮所謂索牛是也周禮用騂牲者三事祭天南郊一也宗廟二也望祀南方山川三也郊廟大祀也山川次祀也耕牛之犢而有騂角之材縱不用諸上帝山川次祀亦豈舍之不得已而思其次之辭也三代以下世及為禮未有舉畝畝之中薦天子之爲者論匹夫之遭際至於得國而祀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故有山川之喻王肅家語緣文生義乃以之子二字誣及所生又緣雜文之訓遂執其說周禮沈辜用尨山林川澤正當用雜色之牲外祭用尨則並五嶽四鎮

四嶽亦有時用雜色者何故犂牛之子反有勿用之疑乎
冉氏何論曰仲弓冉雍之字家語謂之伯牛之族人而其父
[illegible]故太史記弟子傳亦同獨王充論衡謂母犂犢騂無害
犧牲祖濁裔清不妨奇人鯀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
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孔墨祖愚丘翟聖賢竟以犂牛
喻伯牛仲弓為伯牛之子殊為可怪但王充漢人近古且其
人博通墳典必非漫然無據也　臧氏學標曰爾所不知人
其舍諸用人皆出於己也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賢才更非
人之所能抑也仲弓平日留意人才故夫子慮之不必定若

本身說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章

其心三月不違仁注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

人矣　陳氏天祥曰三月之下旣有日月至焉之餘人三月之上又有過此之聖人顏子於仁必須九十日一次違仁[illegible]九十一二日便爲聖人恐無此理若三月之後不復違仁[illegible]足爲顏子乎東坡云夫子默而察之閱三月之久而造次顛沛無一不出於仁知其終身不畔也此說爲是

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注 或曰一至焉或月一至焉　黄氏德秀曰集注之意謂自餘門弟子有一日全不違仁有一月全不違仁者諸錄則以爲或一日中一次不違仁或一月中一次不違仁二說不同當以集注爲正

注 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　揚子法言云昔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閒耳

季康子問仲由章

曰賜也達　皇本曰上有子字下曰求也藝句同

注從政謂爲大夫　胡氏泳曰由求仕於季氏久矣若爲家臣豈至此方問其可不可耶以冉子退朝節參之知其謂爲大夫也必矣　張氏自烈曰嘗孔子自衛反魯在季康子執政之日子路冉有已爲季氏宰子貢已用於魯獨未從政爲大夫耳康子此問其亦有同升於公之意乎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章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　注費季氏邑　孔注季氏不臣而其邑宰數叛聞閔子騫賢故欲用之　按左傳僖公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襄公七年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爾役故季氏城費後南氏以費畔公山弗擾亦爲費宰又與叔孫輒[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魯公入季氏之宮孔子命申須句樂頎伐之遂墮費

如有復我者　翟氏灝曰今家語載閔子騫爲費宰問政夫子告以馭民猶馭馬學者將信家語耶抑信論語耶　張氏甄烈曰家語閔子騫爲費宰問政於孔子在孔子爲魯司寇之時桓子未墮費前宰也孔子去魯十有四年而反魯今不能用孔子於時季康子復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辭而不就者樂夫子之道視夫子進退爲行藏蓋辭就兩費宰相距且十五六年矣然則復我者明乎前爲費宰今殆不可復也

則吾必在汶上矣注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上　釋文云一本無吾字鄭本無則吾二字　閻氏若璩曰汶有徐州之汶有青州之汶此汶上指徐州言以魯事也汶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泲與出琅琊朱虛縣東泰山至安邱入淮者別

伯牛有疾章

攷證　注　先儒以爲癩也　包注牛有惡疾　按淮南子精神訓伯牛爲厲論衡刺孟篇亦言伯牛爲癘癘與癩同家語言伯牛以德行著有惡疾　毛氏奇齡曰古以惡疾爲癩禮婦人有惡疾去以癩也故韓詩解芣苢之詩謂蔡人之妻傷夫惡疾雖遇癩而不忍絕而劉孝標辨命論遂謂冉耕歌其芣苢以正指此也芣苢草可療癩見列子生於陵屯則爲陵舄

攷證蟦之衣注

自牖執其手　注　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己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　金氏履祥曰牖字誤當作墉蓋室中北墉而南牖墉牆也古人室北牆上起桂爲壁雖壁間西北角有小闓窗

名屏謂之屋漏然無北牖之名也　禮喪大記疾病外內皆埽寢東首於北牖下鄭注外內埽謂賓客來問病也東首北牖下謂君來視之時也病者恆居北牖下或謂北墉下孔疏病者雖恆在北牖下若君來視之則暫時移向南牖下令君得南面而視之此集注所本也然包注言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從牖執其手史記弟子傳集解亦同陳氏天祥曰集注言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必有所據今不可攷然以人情推之伯牛純正之士必不如此輕率妄使家人以僭禮尊孔子縱使有之孔子亦必正其失使之更改其位子路使門人為臣夫子已責其為詐況未嘗為君而輒以君禮尊之其詐不又甚乎由此推之舊注以惡疾不欲見人之說為近之矣

亡之　按亡字釋文無音集注亦無音無義孔注亡喪也　何氏焯曰漢書楚元王傳詔書引此作蔑字是亾字當讀爲無言無可以致此疾之道

賢哉回也章

在陋巷　離騷五子用失乎家衖廣雅衖居也衖巷古字通謂隘狹之居說文陋隘狹也曹植諫取諸國士息表云蓬戶穿牖原憲之室也陋巷簞瓢顏子之居也今說以陋巷爲街巷之巷非也　鹽鐵論地廣篇引在下有於字

回也不改其樂　注　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　又程子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耳　呂氏春秋愼大覽云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己則窮達一也正與程朱之旨合　韓詩外傳孔子嘗謂回曰家

顏居卑何不仕乎對曰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內之田四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於夫子者足以自樂回不願仕也回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好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

非不說子之道章

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註 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　張氏甄陶曰此章有真見解前人皆未說着冉有乃有才人何至作小兒逃學之語子之道聖學之全體大用也言求非不從事於博文而天地民物之故禮樂器數之

繁賾不足以會其通非不欲從事於約禮而視聽言動之則紛權變化之交學不足以協其矩此之謂力不足也夫子言力不足之人誠亦有之必其識至愚氣至弱勉强不求至於中道而廢者質所限無可奈何今汝雖致知之繁賾僅得半而止畏力行之拘苦以小就自安是畫而已矣奈何自誣以爲力不足哉須將子之道三字抬高則冉子之退託不爲作僞夫子之責備亦非苛求此力不足是眞有此學業無成之人冉子何可以之自比哉

子謂子夏曰章

注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　孔注君子爲儒將以明道小人爲儒則矜其名按皇本此作馬融注而北堂書鈔六十六引何邵公曰君子儒將以明道小人儒則

矜其名三說如一皆漢人論語注之遺文也　周禮太宰儒以道得名揚子法言通天地人曰儒韓非子孔子之後儒分爲八有子張氏子思氏顏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公孫氏樂正氏之儒　劉氏逢祿曰君子儒所謂賢者識其大者小人儒所謂不賢者識其小者識大者方能明道識小者易於矜名子游譏子夏之門人小子有子所謂子夏氏之賤儒也趙氏佑曰此小人當以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語爲之注腳彼不失爲士之次此言儒一也子夏規模狹隘蓋未免過於拘謹故聖人進之以遠大

子游爲武城宰章

子游爲武城宰　注　武城魯下邑　此同包注孫氏志祖曰顧亭林以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

爲同一武城子羽傳次曾子省文但曰武城以說攻之殊不然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注云曾參得南武城人澹臺滅明得東武城人其爲兩地判然東武城亦單稱武城左傳論語孟子所言皆是在今費縣者曾子本邑之南武城自在今嘉祥縣於曲阜爲西南與費縣之在曲阜東北者不同故加南以別之亭林此條恐誤也　程氏大中曰或謂得下邑者附郭之邑猶今言城下邑也

女得人焉爾乎　注疏本爾並作耳皇本乎下有哉字按焉耳乎三語助連用已屬不辭又增哉字更不成文孔注焉耳乎皆辭是無哉字確證也今張栻論語解呂祖謙論語說黃榦務四書集編趙順孫四書纂疏諸本皆作爾太平御覽職官部處二部亦引作爾故集注同之阮先生曰焉爾猶於此

也言女得人於此乎哉此者此武城也若耆作耳則其義不可通矣　翟氏灝曰舊經文原爲耳字玉篇引此語注於耳字之下唐石經宋石經均書耳字後漢書章帝紀注亦引爲耳太平御覽引作爾者二而其人事部所述仍作耳大率由以前皆依舊文至五季後乃爾本並行耳　張氏甄陶曰爲天下得人者君若相之事邑宰小吏耳夫子此問似乎迂闊講章以資爲身心匡救政事表厲風俗爲言亦近之矣而尙未揣其本也古者鄉舉里選得人不得人在爲宰之好尙爲宰者取闒通弁髦以親暱爲賢則所舉不得人能虛心察訪力求方正不苟合之士則所舉皆得其人據周官閭師選士於二十五家（五家爲比）書其敬敏任恤者上之族族師選士於百家（四閭爲族）書其孝弟睦婣者上之黨黨正選士於五百家（五族爲黨）

書其德行道藝者上之州州長選士於二千五百家五黨爲州攷其德行道藝上於鄉大夫鄉大夫三年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能以禮禮賓之上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官於鄉使民興能入使治之爲鄉吏加此長於師黨正子游武城宰正州長鄉大夫之任也故夫子以得人爲問與賢得賢則作育人材轉移風俗俱在其中矣全節神理重在子游相士與衆不同至滅明之所以足見重於子游尙另有德行道藝之全當不沾沾在此兩事也

行不由徑　焦氏竑筆乘云井田之制道路在溝洫之上行者必遵之毋得斜行取疾野廬氏禁野之横行徑踰者修閭氏禁徑踰者皆其證也晚周此禁雖存人往往不守獨滅明不肯踰越自便耳　周氏世樟五經類編云祭義之道而不徑

不敢以父母之遺體行殆則不由徑亦守身之一節也

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趙氏佑曰飲酒於庠射於州序自有公所以時而集成禮而退何必遂至私室蓋邑大於鄉宰之下分理之人尚多滅明蓋亦有執事於武城得與宰者觀左傳紀王犯嘗爲之宰子羽之父好焉則是世負民望爲宰所重宰必樂闢府待之而獨非公不至所以爲高也

孟之反不伐章

注　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莊子大宗師篇云子桑戶孟子反琴張相與友　四書或問云孟之反即莊子所謂孟子反蓋聞老氏儒弱謙下之風而悅之者也

注　事在哀公十一年　邢疏哀十一年左傳說此事云齊師伐

戰及清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師及齊師戰於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反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文不同者各據所聞而記之也

甚孟之反者可以為法矣　張氏甄陶曰為國之法有鄰寇守封氏帥二子率師從君禦諸境叔孫孟孫清之役齊以忠故戰在季氏孟氏叔孫氏不肯出師冉求方為季氏宰取力贊使季氏出師孟氏不得已亦退而菟乘季氏出師門待右師孟氏帥五日而後至齊侯從右師右師奔左師入齊師齊人背逆則樊遲請三刻踰溝冉求以武城人三百為私屬用矛入齊師二人之功也微二子幾為城下之盟矣夫子忍二子以有功自足故亟稱孟之反以進二子是亦一說也

不有祝鮀之佞章

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　孔注言當如祝鮀之佞而反如宋朝之美一本作及 反 難乎免於今世之害也邢疏同皇疏言人若不有祝鮀佞反宜有宋朝美若二者並無則難免今世之患難也集注似據皇說　按鄭康成箋詩子豈不知而作云而猶與也金氏履祥曰而當作與解古書兩事相兼每以而字中分之黃氏震讀論語日抄云朱子以巧言令色不得分輕重且以無虐煢獨而畏高明與此句句法同故不從孔注也　毛氏奇齡曰施愚山嘗言是書有三疑而有非竟不是不有兩作不有一疑也然謂一有一不有世人亟佞而輕色則於夫子屢歎未見好德如好色之說自相矛盾二疑也且世有幾鮀朝無即不免則六合之外八荒之內有誰得免

者恐夫子無是說也三疑也先仲氏曰此傷言也言無夸世之資而徒挾美質以游於人鮮有不爲世害者以佞比阿世美比善迥直捷明白蓋美而善諂人未有不思欲害之者此與懷美質以希世用正同故曰難免按蔡氏節曰美色尚不足以免禍權口才乃可免亦與孔注合毛氏之說蓋隱據之

鄭氏汝諧曰此言衛爲衛靈公發其事可攷也定之四年劉文公合諸侯欲以蔡先衛祝鮀說萇弘凡數百言卒長衛侯其雜持衛國鮀實有力焉靈公爲南子召宋朝太子蒯聵聞野人之歌羞之將殺南子不克出奔然則靈公之無道不得祝鮀之佞才而有宋朝之美色安能自免於斯世也

誰能出不由戶章

誰能出不由戶　皇本戶下有者字

注怪而歎之之辭　輔氏廣曰前章是傷而歎之之辭此章是怪而歎之之辭以類記之也

質勝文則野章

注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　包注野如野人言鄙略也史者文多而質少　按集注釋野用包注釋史則加詳焉　輔氏廣曰史如太史掌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所謂多聞也太史小史皆掌喪祭賓客會同朝覲軍旅之事所謂習事也先王盛時雖多聞習事而誠實固無不足者世衰道微習於外者多遺於內故多聞習事之史或有誠實不足者下一或字其義備矣

文質彬彬　注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　包注彬彬文質相半之貌集注亦加詳焉　說文引彬彬作份份玉篇份

字下引作文質份份彬字下又引作文質彬彬

人之生也直章

人之生也直 注生理本直 皇本無之字七經考文補遺云一本作人生之直韓李筆解云直當爲德字之誤言人稟天地大德不可從邪疵以生爲詐終不橫夭亦滯柎也

罔之生也幸而免 四書或問云上生字爲始生之生下生字爲生存之生雖若不同而義實相足蓋曰天之生是人也實理自然初無委曲彼乃不能順是而猶能保其生焉是其免特幸而已爾

知之者章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張氏甄陶曰知如是勉使向前非劃定界限也知之深自能好之知之[illegible]

如好好之深自能樂方好之却不如樂淺深生熟之別必於字却不可看輕入門由此倘有不能知一層在先到知之已有五分地位知之前有工夫必須窮理格物樂之後有進步不外博文約禮俱不可不知

中人以上章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王注上謂上智之人所知兩舉中人以其可上可下邪疏言此中人若才質稍優則可以語上若才質稍劣則不可以語上是可上可下也　張氏甄陶曰司馬遷孔子世家言門徒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七人是此七十七人皆中人以上也語氣側重上字不可添出中人以下僅可以語下一層則畫蛇添足矣

樊遲問知章

敬鬼神而遠之　禮記表記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周人尊禮事鬼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近人卽務民之義也

問仁曰　皇本曰上有子字

仁者先難而後獲　春秋繁露仁義法篇引孔子語樊遲曰治身者先難後獲

注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　翟氏灝曰樊遲凡三問仁兩問知夫子答之絕不同夫子固因材施教而一人一問將或有前後之殊材未必變易之速三答均可終身由之道不應見少而屢瀆也大約遲之進問猶有餘辭而其辭有別夫子乃各就其問辭答之纂語者重在夫子之答略其問辭但渾

括之曰問仁問知焉耳

注 呂氏曰當務爲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爲 朱子文集云本欲只用呂說後見其後獲意未備故別下語又惜其語非他說所及故存之於後

知者樂水章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 注 樂上二字並五教反下一字音洛又樂喜好也 釋文云樂音岳又五孝反下同 包注知者樂運其才知以治世如水流而不知已仁者樂如山之安固自然不動而萬物生焉邢疏亦云樂謂愛好故集注用之 韓詩外傳三云夫知者何以樂於水也夫水者緣理而行不遺小間似有智者動而下之似有禮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障防而清似致命者歷險致遠卒成不毀似有德者天地以成羣物

以生國家以寧萬物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樂於水也
夫仁者何以樂於山也夫山者萬民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
萬物植焉飛鳥集焉走獸休焉四方益取與焉出雲道風𥊍
乎天地之間天地以成國家以寧此仁者所以樂於山也說
苑雜言篇所載略同漢儒說論語舊訓也　翟氏灝曰此樂
字或言不應音岳恐釋文有訛然禮記樂不可極徵業樂不
有所好樂俱一音岳則先儒自有此音訓惟下知者樂樂字
釋文亦五孝反御處可疑

知者樂注動而不括故樂　補氏廣曰括結礙也　鄭注知
自役得其志故樂與集注異

仁者壽注靜而有常故壽　包注性靜者多壽考按此
注相發明勝鄭注之衍樂字也張氏甄陶曰壽是

不可將名垂後世死而不朽語混入包注語简而該

齊一變章

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張氏甄陶曰此不是爲魯爭氣全是言齊可危魯昭公沒於外魯再世仍無恙而三桓之子孫微民心知義故也齊景公有馬千駟無名於諸侯身死之後國爲陳氏民不知義故也孟子言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未或不亡此之謂也

注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　閻氏若璩曰漢地理志論齊魯風俗曰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其士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其失夸奢朋黨言與行繆虛詐不情封魯以爲周公主其民有聖人之教化瀕洙泗之水其民涉渡幼者

扶老而代其任俗旣羞尊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亦斷斷如孔子遡修六經以述唐虞三代是以其民好學上禮義重廉恥集注功利吝詐云云悉取於此

觚不觚章

觚不觚　注　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也　馬注觚禮器也一升曰爵三升曰觚皇疏引王肅曰當時沈湎於酒故曰觚不觚言不知禮也又引蔡謨曰酒之亂德自古所患故禮說三爵之制書著酒誥之篇易有濡首之戒詩列賓筵之刺皆所以防沈湎王氏之說是也　按酒器之說本馬注朱子語錄云如今花瓶中間有八角者木簡之說出漢志顏注云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爲之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以有稜角故謂之觚又考工記梓人爲飲器勺一

升觚二升觶以爵而酬以觚宜和拱古圖觚之製有十六種皆商器形如今之花瓶上圓下方細腰大口窄而長身亞足腰間皆四稜隱起謂之觚觚即稜也有二種爲上下俱圓之式此殆即周末之觚不觚乎若木簡之觚急就章謂之奇觚陸機文賦所謂操觚率爾者其字當從柧木簡爲柧竹簡則爲篠篠乃觚字所生非觚本字也酒器之觚本禮器而有今昔之殊故夫子歎之若學書牘或削木爲之或削竹爲之又何關輕重哉　毛氏奇齡曰觚不觚者戒酬也觚酒器可容二升古盛酒以三升爲當五升爲過二升爲寡而制器者即因之故凡設器命名義各有取君子顧其名當思其義所謂名以實稱也今名雖爲觚而飲常不寡實則不副何以稱名故曰觚哉觚哉禁禮器有爵散觶角諸酒器名而皆有取義故

韓嬰作詩說有云一升曰爵爵盡也二升曰觚觚少也飲當寡少也三升曰觶觶適也飲之體適適然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但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知節徒爲人謗訕也若觴亦五升所以爲觚觚亦五升所以明罰雖同名五升而觚觴異稱是禮器稱名其必以義起如此今沈湎之家飲常過多雖復持觚亦不寡少故夫子借觚以歎之

仁者雖告之曰章

井有仁焉其從之也 注 劉聘君云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劉聘君名勉之字致中避安人 皇本仁下有者字也作與

孔注宰我以仁者必濟人於患難故問有仁人墮井將自投下從而出之否乎欲極觀仁者憂樂之所至也按孔意有仁人墮井則皇本仁下有者字正與之合皇疏云或問仁人救

物一切無偏何不但云井中有人而必云有仁者耶若非仁人墮井則仁人所不救乎答曰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其雖惻隱濟物若聞惡人墮井亦不往也拔有人墮井常事也若必分別仁人惡人則義太迂僻故集注不從

君子博學於文章

君子博學於文　釋文云一本無君子二字鄭注云弗畔不違道臧氏琳經義雜記云既言君子不嫌其違畔於道從顏淵篇此再見正本皆無君子字據釋文知此處古本亦無之有者衍文也　毛氏奇齡曰博約是兩事文禮是兩物然與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不同何也彼之博約是以文禮博約回此之博約是以禮約文以約約博也博在文約文又在禮也於文於此文也約之即約此文也之者此也以禮則謂用禮來

約之以也者用也故後漢書范升傳引孔子曰博而約之弗叛矣夫又曰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以博而約作一句又以博而不約反一句知夫子語意原是如此

子見南子章

子見南子 注 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自衛反乎衛主蘧伯玉家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 按春秋莊公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大夫宗婦覿注云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南子既以禮請夫子卽以禮見本無所嫌亦不必有所爲子路惑悲過嚴故夫子矢之以解其惑耳

子路不說　趙氏翼曰子路不說非謂夫子不當見其小君蓋傷夫子不見用於世至不得已作此委曲遷就以冀萬一之遇不覺憤悒侘傺形於辭色殆與在陳慍見同意故夫子以否塞之天曉之晉書夏統傳子路見夏南憤恚而忼愾夏南蓋即南子之誤所謂憤恚忼愾亦只侘傺無聊之意非以見淫人而不悅也示兒編以南子爲南蒯毋論聖門記事必不稱蒯爲子且以傳考之昭公十二年蒯叛孔子年方二十有二子路少孔子九歲年方十三於情事皆不可通矣　按以南子爲南蒯始於孫奕之示兒編而何孟春餘冬序錄陳絳金罍子顧起元說略皆宗其說近人魏晉之椒園支解更暢言之以本書之崔子及孟子楊子墨子證南蒯亦可稱子而以家語年歲爲不足據其說甚辨姑存之

夫子矢之曰　注　矢誓也　矢誓也爾雅釋言文四書攷異云矢誓辭相近盤庚所謂矢言亦憤激之言而近於誓者也按孔注亦訓誓而云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說與之咒誓義可疑焉故邢疏復引蔡謨云矢陳也夫子為子路陳天道也然蔡謨陳說離騷就重華而陳詞者上告下之詞見南子何事與弟子語何等乃用此告體且煩記者之鄭重乎故集注不取之

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注　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

宋子語錄云若作誓說何師生不相信如此且為下二句有似古人誓言如左氏言所不與舅氏之說故有此疑系

閻氏若璩曰朱子以厭為誓詞集注及語錄所引外尚有文十三年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宣十七年所不此報無能涉

河襄十八年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襄二十三年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襄二十五年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昭三十一年巳所不能見夫人者有如河定三年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定六年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哀十四年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又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皆有所字足見其確但何以用所字未解曰所指物之辭余欲易此注曰所指物之辭凡誓辭皆有

注 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 釋文云否鄭元繆播方有反不也王弼李充備鄙反按孔注否作不史記亦作不孔云我見南子所不爲求行治道者願天厭棄我此一義也鄭氏汝諧亦作不解云靈公南子相與爲無道而天未厭

絕之乎予之所不可者與天同心也此又一義也邢疏從僞說音引樂肇曰見南子者時不獲已猶文王之拘羑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韓李筆解亦云否當爲否泰之否厭當爲厭亂之厭言天將厭此亂世而終豈泰吾道乎至論衡問孔篇直作子所鄙者言我所爲鄙陋者天厭殺我語尤粗率不近事理惟欒肇說稍可然於子路不說意不能對針故集注皆不取之

中庸之爲德也章

其至矣乎　注　至極也　張氏甄陶曰子思之所引仰夫子此章之言但彼是自著一書闡明道術意在過不及氣禀習俗之偏此則夫子衝口而出專重世教哀民不興行言凡人日用常行之事如孝弟忠信之類行得恰好謂之中庸之德至字

只言其至當不易若說到至高至精無以復加則民鮮能之
固其宜也又何用慨歎哉

民鮮久矣 注 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 何解世亂先王之道廢
民鮮能行此道久矣非適今集注同之 孫氏奕曰民鮮久
矣言中庸之德非極至難能之事斯民之所日用常行者也
然行之者能暫而不能久故曰民鮮久矣舊注以久矣連讀
訓為非適今不如此之有味也

如有博施於民章

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 皇本有作能衆下有也字孔注廣
施恩惠濟民於患難

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注 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
造乎極之名也 朱子語錄云仁以道理言聖以地位言自是

不同如博施濟衆爲仁而利物愛人小小亦謂之仁仁是直看直上直下只一个道理聖人便橫看有衆人有賢人有聖人便有節次　白虎通聖人篇引論語曰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則以聖乎堯舜爲何恐非　鄭氏汝諧曰博施濟衆乃仁之功用非仁之本體以功用爲仁是求於仁也若求於仁雖堯舜亦以爲病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堯舜能以親親者施之民以仁民者施之物乎

論語集注旁證卷之六終